富厚堂

吴昕孺

它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故居，因为它的主人从没在这里住过，甚至，连看都没看过它一眼。当然，他不会不知道。同治六年二月，富厚堂竣工，督办此事的四弟国潢向他报喜，他闻之“深为骇叹”“忧灼曷已”——富厚堂修建耗费了七千串钱。奢靡乃士宦之恶习，他曾誓不为之。“何颜见人！”这难道是他再未踏足桑梓的隐痛？

“富厚堂”是他的手迹，却非他题写，由后人集字而成。“富”写得最宽，也最别扭和支离，应该是他很不喜欢写的一个字。“厚”中飞出一把匕首，不除妄念无以成宽厚，那一撇蓄足了劲道，挂在门额，足以警示。“堂”缩得紧紧的，像一个正直而谦恭的儒士，在向来宾们鞠躬致意。

平心而论，作为一座“侯府”，富厚堂称得上庄敬而朴素，顶多是低调的奢华。这座占地4万平方米的明清回廊式建筑，一点也不唐突周围的环境，它背后的鳌鱼山和前面的水塘均呈半月形，富厚堂因了这山与水的簇拥，宛如伫立在一轮满月中的广寒宫。你也许会觉得奇怪，它如此宏阔浩大，屋前竖立着巨幅“帅”旗，却丝毫没有官府气、军营气，一张窄窄的门，像张开的欲言又止的嘴，耐人寻味——是的，富厚堂用多得数不清的天井和庭院向天地山川敞开自己，坐北朝南，牵东挽西，却屏蔽了浮华，收敛起声势，蕴蓄着一股绵绵不绝的古雅苍寒之气。

这个院子唯一让主人满意的是藏书楼。藏书最多时达30万卷，为中国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也是府中最为打眼的建筑群，掩映在东边一片深茂如海、浓阴匝地的山林里。那里，古樟高耸入云，枝叶繁密仅可透风，连雨都漏不下来，裸露的树根像一只紧紧抠住大地的巨掌，让人在宁静中感受到一种不动声色的伟力。

藏书楼有三层。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能上到二楼。书早已不存于此，仍有不少空空如也的木质书架，像一副副“灵魂的骨骼”，饱经沧桑，看上去那么脆弱，不堪重负，但每一个条格、每一块木板，都散发出幽幽暗光，不经意地吞吐着沉郁如铁又轻灵如烟的书卷气。我觉得它们是满的，从来没有空过。

一整部中国文化史囤积在这里，哪怕将它烧成灰烬，那灰烬里也有无数束光，那气息里也有无数个梦，何况这楼宇轩昂依旧，深邃的回廊、曲折的过道、通透的百叶窗，被素蟫灰丝永久占据的角落，随意涉足、观摩，都能感知到文明婴孩般的奇妙心跳和母语越过千年的悠长叹息。

现在，上二楼的阶梯都被封了。这是对的。行旅之人，一旦成为大巴车里的“游客”，多半就闭塞了心智，他们手脚太重、声气太粗、欲望太盛，倘若悉数涌入藏书楼，这个历经百余年的斯文之地如何吃得消！

恰逢周日，好几台大巴运来不少游客，包括我们。游人如流水，从这间房流向那间房，从这个院流到那个院。我先去了藏书楼，待那里人潮汹涌起来，便往后山走。山上也是人声鼎沸，我又下山，摸索到了堂后走廊，那里一根根披着青苔的石柱和因剥落而显得伤痕累累的墙壁，对游客没有吸引力。人之鲜至处，往往能看到时光的真面目，它或许能还原某种现场，哪怕那现场只是近乎梦境的虚幻。

站在曾氏兄弟母亲卧房的后窗下，我悄悄朝里探看。那个读书笨笨的少年，那个毛病很多的青年，便闪入眼帘。慈颜在上，他决定像蛇蜕皮一样让自己涤旧生新，即使科场得意，他也毫不留情地闭关翰林院，埋首苦读，将诚意、恭敬、谨言、静心、有恒作为每天的功课……不觉间，我来到富厚堂东边的思云馆——“思云馆”三字是他亲笔题写，这房子也是他亲自建造的——贴山而立，简陋得仿佛想要缩进山里面去。他还在门上撰写了一副日后不知影响多少人的对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望云思亲，望云亦养心，居丧如同修行。当从这里再度出山的时候，他的胸襟、格局和气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同治三年，九弟国荃攻占东京，“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不挂曾字旗”，曾氏兄弟风头一时无两。国荃意气飞扬，踌躇四顾，不料兄长一面上奏，让国荃辞职返乡，一面裁撤湘军，自剪羽翼。国荃满腹怨诽，一肚牢骚。为了安抚最疼爱的九弟，他在这一时期写了大量的家书，其中一封写道：

“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弟之立功已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哦，原来他并不反对建大房子，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一座“富厚堂”修筑在自己心里——富以学养，厚以德行——这样，战功赫赫时方能想到倚天照海，穷愁潦倒时亦不会失去流水高山。

那一整天，我在富厚堂喧嚣的人群中看到的都是孤独的事物：平静的老井、干涸的水缸、无人安坐的椅子、落满灰尘的楼梯、仿佛刚刚挽起蚊帐的旧床……它们似乎在心照不宣地等着一个人。

百年风华

一块稻田的红色基因

赵宇

一阵风从狭窄的坡道豁口处吹下来，向上延伸的小径两旁的箬叶被吹得簌簌作响。远处，在迷迷蒙蒙的雾霭之中，绵延的明碧山褶皱出一条游走的脊脉，矗立脉肩的纪念碑如巨人般俯瞰山下，向世人诉说着过去的往事。

明碧山位于华容县东山镇，面积近30平方公里，北望长江，西连桃花山脉，以山势险要、树木葱茏闻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明碧山成为湘鄂西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众多志虑忠纯的湘鄂儿女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播撒革命的火种，谱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在明碧山脚下的拗口处，蔓延着一片低洼的稻田。新生的秧苗伫立在浅浅的水湾中，颔首低语，轻轻摆动，自由地享受着山地带给它的无尽宁静与滋养。在纵横交错的稻田之中，一块面积仅7亩的稻田静静地偎依在东边犄角上，和其他稻田一起享受着岁月的和风煦雨。

这块在华容县东山镇红烈村9组的稻田，有一个极其普通的名字——石二坵。它与世上所有稻田一样具有着稻田的物理属性，春耕秋收，稻熟米香。然而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一段腥风血雨的往事。

1931年9月25日，这是一个让人痛彻心扉的日子。“石二坵惨案”就发生在这一块狭小的稻田里，孽生出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壮往事。

1931年，国民党反动派对明碧山苏区发动疯狂的第三次“围剿”，妄图对红色革命政权赶尽杀绝。9月25日清晨，白匪军团长唐伯寅纠结华容县团防局、铲共义勇总队1600多名反动武装，气势汹汹地疯狂扑向明碧山，漫山搜捕，枪鸣刀舞，肆意叫嚣着“岩巴也要过三刀”，一定要扑灭红色的革命烈火。他们将赤卫队一区副队长黎镜堂、贫农团长黎白等48人凶狠地杀害在山岭树丛之中。中午时分，这些杀红了眼的暴徒将明碧山下289名妇孺老幼集中驱赶到明碧山下的石二坵，用机枪、马刀、梭镖等将这些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一一杀害。

289个鲜活的生命，被毫无人性的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杀害。一个人倒在稻田中央，两个人倒在稻田中央，多米诺骨牌般，一个接一个的烈士先后悲壮地倒下。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害怕敌人的屠刀，更没有交代出一个革命者的名字。血流成河，鲜血染红了稻田的每一寸土地，渗入稻田的土坯之中。

石二坵血泪模糊，这一段惨痛的历史永远地镌刻在稻田之中，成为亘久无法抹去的沉痛记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面对肆无忌惮的剿灭，明碧山的革命烈火不仅没有熄灭，而且将革命的火种播向整个湘北地区，直至燃烧到全国各地。何长工、蔡协民、张树芝、方之中、朱绍清……一个个革命者从湘北大地，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驶向更加广阔的革命远方。

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石二坵的稻田还是那块稻田，沉默，厚实，坚定，经历岁月的风霜雨雪，从容地迎接着季节的轮转更迭。在石二坵这块稻田上，它的生命早已被鲜血铸就，成为一个个革命躯体的承载者，传承着红色革命的基因。这是一块稻田的悲怆往事，也是这块稻田生生不息的根脉源泉。

2021年春暮，我行走在石二坵的田垄上。一阵春雨刚下，稻田里新插入的秧苗绿意盎然。田垄上软泥带着青荇，脚跟立足土地之上，不由自主地感受到来自稻田深处的绵绵红色气息。

山脚下蜿蜒着一条宽敞秀丽的乡镇公路，一直向北延伸至浩渺的长江，清波荡漾，风光秀丽，一个快步发展的新东山昂首屹立于湘北地区的北门户。2017年，东山镇跻身为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2019年，全镇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明碧山下，一栋栋黑瓦白墙的安置小区，呈现出一派祥和安宁的美好画面。明碧山茶叶、桃花山土鸡蛋、东山皱皮柑、华容稻以其独特的风味品质，推进了农业产业发展的新变化。火力发电站、煤炭铁水联运基地等一批生态能源产业应运而生，成为小镇经济发展的加速带。

石二坵的7亩稻田，依然是那永恒不变的质地，欣然地见证着新时代发展天翻地覆的变化。

石二坵稻田的种植者老季，几十年如一日厮守着稻田。他说，分田到户后，田里的庄稼一直长得好，是我们丰衣足食的粮仓。

老季的目光柔和地圈定在石二坵的稻田上，透露出对稻田的一往情深。在这块充满红色基因的稻田上，一个新的时代正昂首阔步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新人

目平湖酒香

曾庆国

沅水和澧水带着远古的印记，从大山深处一路奔来，在目平湖相期执手，深情款款，望长江逶迤东去。目平湖居洞庭之西，千里苍茫，烟波浩渺。踏着悠悠的桨声，在堵口起坡上岸，岩汪湖小镇醉在水乡里，如烟如梦，如诗如画。

小镇临河而建，鳞次栉比的吊脚楼和白墙灰瓦河房，檐角向上轻轻翘起，褪色后的红砖青瓦，留下斑驳的影子，倍显沧桑。底下沿街商铺，一排排整齐排列，商贾云集，写满繁华。不远处的小桥流水，传出古韵遗风，掩映在高高的白杨和馥郁的桂花树下。绚烂的民俗文化，一脉相传，几条古老的村街，笼罩在捉摸不透的神秘中。

湖畔飘荡的陈年酒香，陶醉了所有过客，醺醉了八百里洞庭。小镇西面的雷神庵村，家家户户都会酿酒，炊烟里弥漫着浓浓的酒香。每年从正月到腊月，从村东到村西，酿酒品酒成就了他们的全部日子。早稻开镰，高粱红了，包谷熟了，直到割了晚稻，田里的农事忙完，他们便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原料，开始围着酒甑忙碌，各家自有传世的秘方。热酒味长，自第一户出酒，他们便相聚品鉴，颇有品酒师风范，每一锅酒的香甜度要分出高低，些微的败味要剖析得一清二楚。常年的这种酿酒技艺切磋交流，使他们一年一年长进。至纯至真而口味独特的糯米酒、高粱酒、包谷酒成为小镇的三绝，也成就了像杨恒山父子等新一代酿酒师傅。他们的酒不要包装，甚至不需装瓶，刚一出锅，水边等候的乌篷船就会装满大桶小罐，摇晃在目平湖的烟波里。

酒是恒山的命根子。他十岁跟随父亲做酒，祖传的秘方终究得到湖乡人的认可。酒缸里岁月淘洗得来的人生智慧，经历了工业化的大规模酿造，更让他眷念这目平湖畔的美好时代。而今财富与才艺双收，八十岁了，感慨一生修成正果。只要有人来别墅买酒，请他做酒，和他谈酒，他就一句口头禅：“我有一缸故事，就是费酒得很。”一旦搭上腔，他便用《菜根谭》里“花看半开，酒饮微醺”，劝你饮酒适量。若三杯下肚，红彤彤的脸上泛着光泽，老年的迟钝和面斑消失了，鹤发童颜，昔日再现。

小镇上酿酒出名的师傅有五六个，目平湖每个角落里都晃荡着他们的影子。他们一生的辉煌与沉寂全泡在酒香里。雷神庵的酒旗已在岩汪湖小镇飘扬了好多年。靠水吃水，目平湖的鱼鳖虾蟹挤满大街小巷，林立的酒店餐馆里，每家门旁摆一口大酒缸，上面扣着大海碗，回春酒的大红纸上题着：承天地元气，酿日月芳华，格外诱人。水乡湿气重，湖畔人家，户户都有一只泡着药酒的大肚缩口瓦缸，缸里常年没有干过。通常都用绢囊裹药，在春节浸制，自称为岁酒。

自常德、湘西、怀化顺水放舟，或从岳阳、益阳逆水上渡，水上船家，八方游客，漫漫长路，在岩汪湖闻香靠岸，找家临河吊脚楼，或邀上跑船的熟东家，点上吃不厌的鱼鳖虾蟹，围桌相叙，杯盏可亲。可以不吃饭，不能不喝酒，酒是粮做的，喝酒就等于吃饭了。一壶而罄，再来一壶。下得席来，一身酒气，一路草都熏香了。瞭望湖面，香气氤氲。惊鸿一瞥中，酒香点亮了目平湖粼粼波光。

百年党史颂章

（续篇）

瞻仰韶山颂百年党史

赵焱森

长夜沉沉破晓空，韶山日出照天红。
杜鹃尚染征人血，石径犹存战火踪。
往事如歌多绝唱，英雄别梦几重逢。
先贤功德何伦比，仰望冲前万古松。

读史兴怀

黄 琳

外患频仍势若倾，谁家睿智启新程。
飞天揽月传佳话，剔弱除贫见笑声。
最酷疫灾随手灭，莫疑块垒逐年平。
金瓯整复须臾事，海峡难分骨肉情。

清明访清水塘旧址有感

赵 枫

湘区旧址始难忘，青瓦平楼畔古塘。
我失骄杨君失柳，一生情谊忆悲殇。
丰碑伟绩艰辛起，韬略雄文意义长。
唤醒工农千百万，建功大业远帆扬。

缅怀新华社首任负责人周以栗烈士

陈樵哥

英年持大节，浩气满山川。
血荐丹心谱，身书烈火篇。
传声匡正义，筑梦启航船。
人去霞光在，红飞万里天。

百年寄怀

周国才

高擎镰斧挽狂澜，星火燎原任重肩。
尝胆卧薪开血路，播云探月铸诗篇。
笙歌醉梦小康景，春雨浇心大有年。
万国争先连北斗，宏图百载舞蹁跹。

党史百年礼赞

彭进苗

聚义南湖舟破浪，开天辟地雷霆响。
长征热血壮山河，锦绣中华日月朗。

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陈金辉

南湖船发永朝前，百载征程意志坚。
烈士丹心兴伟业，人民众手换新天。
锤镰创建辉煌路，马列输来幸福泉。
使命担当同致富，小康全面乐陶然。

鹧鸪天·庆百年华诞

朱精华

高举红旗踏雨烟，百年党史数英贤。
南湖破浪冲迷雾，北斗朝航颂舜天。
御外敌，建家园。兴邦致富意翩翩。
颂歌齐唱心相印，亿万人民把梦圆。

党恩铭刻我心中

谢锡根

冬宫十月炮声隆，马列传来气概雄。
金斧劈开新世界，银镰割破旧牢笼。
旌旗猎猎丰碑壮，大业巍巍擘画宏。
民富国强圆此梦，党恩铭刻我心中。

红船精神颂

易声庚

一叶红舟破浪尖，推翻旧制仗锤镰。
中华崛起多豪迈，请看旌旗插桂蟾。

建党百年

吴必荣

棹启南湖庆百年，天翻地覆展新篇。
贫穷已去晴空朗，强盛归来夙梦圆。
科技兴邦蓬勃上，清廉执政奋发前。
春风不语琼花发，党导航船景万千。

瞻仰延安感怀

付 辉

延河宝塔客如流，无际光芒照九州。
一览老区红色地，平生信念觅源头。

周家祠红军旧事

石 磊

竹牌旧字未曾销，犹可依稀认昨朝。
诉苦分田心自快，农民运动涌如潮。

长歌敬献袁老

蔡力峰

（一）

巨匠长辞举世惊，亿众悲泣送袁公。
热血一腔酬壮志，清风两袖显人伦。
攻关“三系”创奇迹，情牵四海济苍生。
功业永存人离去，化作星宿映长空！

（二）

星城潇潇雨，泪洒天地间。
先生乘风去，忠魂伴云烟！

志在仓禀实，耕耘数十年。
心血加汗水，倾注块块田。

神奇杂交稻，落土谷丰登。
泽被全人类，当代活神农。

平生两个梦，奉献全身心。
国士风范在，激励后来人！

小重山·杂交水稻之父

邓德林

鹤立鸡群常理颠，超级杂交稻，亩超千。
稻菽千重喜绵延，金灿灿，硕果写良田。

又把梦来添，禾荫凉乘爽，再冲天。
国人饭碗要牢端，无饥馑，命祜重任肩。

凤凰吟

张朝远

徽式的马头墙和沿江的吊脚木楼，展示着凤凰旧时的容颜与风采。青石巷道弯弯曲曲，是旅人寻访通幽的承载。江边矗立的塔，犹如一位长者，任凭物换星移，岁月流转，静静地凝视、思索着凤凰的荣辱和兴衰，默默地见证和诉说着古城三百多年的历史沧桑。

眼下碧水泱泱，绿树掩映，叫卖的小贩在人群中往来穿梭。那随风飘送的急管繁弦，绕梁盈耳的时尚轻歌，满堂喧闹的觥筹交错，满地飞旋的妙曼舞姿丽影，已成人们生活的常态。历史过往的笔墨散出泥香，是那些多情的乡土元素，顺着那条河流，把这里的故事演绎得有声有色。而今的繁华，律动着与时俱进的乐章。只有沱江边上留下幢幢的雕砖门楼，和那悠悠河上的风雨桥，托出不变的日月星辰。

沈从文从历史的烟尘里走来，于故乡深处，倾情泼墨，吟唱着那山、那水、那人；从历史苍茫的深处走笔，勾画出熠熠生辉的文脉，成为古城的灵魂。这方水土，孕育了凤凰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顾家齐、李振军从当年抗日的硝烟里走来，无数苗家子弟血洒疆场，书写了一篇篇凤凰人用鲜血凝成的历史，谱写了一曲曲激励子孙的乐章。

站在高处上放眼望去，历史云烟已经淡去，白云底下是今日的凤凰古城。夕晖中，仍旧映现缤纷的色彩。历史的气韵与今日的繁华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青山隐隐，岁月如歌。凤凰，这座人们心里永远的“边城”，让人神往，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和脚步。